





困學紀聞卷之二

書

浚儀王應麟伯厚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春秋傳所謂三墳  
五典是也前賢謂臯夔稷契有何書可讀理  
實未然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武王所以端  
綬東面而受于師尚父也少皞氏之紀官夫  
子所以見知子而學焉也孰謂無書可讀哉  
呂氏春秋序意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  
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



父母不常十二紀成於秦八年歲在泥灘上古之書猶存前聖傳道之淵原猶可攷也書大傳虞傳有九共篇引書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殷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豈伏生亦見古文逸篇邪大傳之序有嘉禾揜誥今本闕焉隋志有逸篇二卷出齊梁之間似孔壁中書殘缺者唐有三卷徐邈注鄭漁仲謂書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恐未然

漢初去聖未遠帝王遺書猶有存者賈誼書脩

政語引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頡頏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易不可易也功莫美於去惡而為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為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帝嚳曰緣巧者之事而學為巧行仁者之操而與為仁也故節仁之器以脩其財而身專其美矣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矣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



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飢曰此我饑之也  
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  
陷之也帝舜曰吾盡吾教而以事吾上故見  
謂忠焉吾盡吾教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  
盡吾教以使吾下故見謂仁焉吾取之以教  
也吾得之以教也大禹諸侯會則問於諸侯  
曰諸侯以寡人為驕乎朔日朝則問於士曰  
諸大夫以寡人為汰乎又曰民無食也則  
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辟其如日靜思而獨居

辟其若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辟其若  
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可以小  
見而不可以大知得賢而學之得賢而與之  
辟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  
之辟其若下淵乎是以明君慎其舉而君子  
慎與又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  
於貴然後聞於卑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  
道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  
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又引周文王武王  
成王問粥子武王問王子旦師尚父淮南人



間訓引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  
於山而蹟於垤此帝王大訓之存於漢者若  
高帝能除挾書之律蕭相國能收秦博士官  
之書則倚相所讀者必不墜矣幸而緒言尚  
在知者鮮焉好古之士盍玩繹於斯

墨子南使衛載書甚多強唐子見而怪之墨子  
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相  
天下猶如此吾安敢廢此也今本闕墨子七  
十一篇今止十  
三篇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大訓在西序讀書  
百篇謂此類也若璩按今墨子七十一篇止缺其八墨子南使衛之文  
現載貴義篇此云止十三篇與陳氏書錄解題合

釋文序錄云尚書之字本為隸古既是隸寫古

文則不全為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  
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  
傍字部改變經文然則今所傳古文尚書未  
必皆孔安國之本宋景文筆記云楊備得古  
文尚書釋文讀之大喜書訊刺字皆用古文  
按國史藝文志唐孝明寫以今字藏其舊本  
開寶五年別定今文音義咸平二年孫奭請  
摹印古文音義與新定釋文並行今亦不傳  
然漢至唐所謂古文者孔安國以隸存古非



科斗書也今有古文尚書呂微仲得本於宋  
次道王仲至家郭忠恕定古文尚書并釋文  
今本豈忠恕所定歟宣和六年

吳才老書禪傳考異云伏氏口傳與經傳所引

有文異而有益於經有文異而無益於經有

文異而音同有文異而義同才老所述者今

不復着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古文定作正開

元誤作定晁景舜讓于德弗嗣班固典引作

不台史記自序唐克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

史記作來始滑漢書作七始詠忽又或作習

若璩按當作天寶後并同

鄭康成

二專大誥曰民儀有十夫王莽作大誥曰民儀

若璩按尚書伯夷典舜三祀未用佐克且有岳之後若又以為伯夷後特有三祀乎天子語要輕確

蓋本於此

若璩按隸古定是一行科斗書一行真書凡款達百篇就古本而得隸字之存者乃萬慕以隸為可識故曰隸書也

漢歷志作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

旦冬至高宗亮陰禮記作諒闇注讀為漢五

行志作涼陰大傳作梁闇予若觀火周禮注

謂今燕俗名湯熱為觀微子我其發出狂史

記宋世家狂作往注引鄭康成曰我其起作

出往也君爽天難謀王莽傳作天應棊謀欽

明文思安安考靈耀作晏晏鄭氏注寬容覆



科斗書也今有古文尚書呂微仲得本於宋  
次道王仲至家郭忠恕定古文尚書并釋文  
今本豈忠恕所定歟宣和六年  
年詔洪範復從舊文以波  
為頰然監本未嘗復舊也

吳才老書禪傳考異云伏氏口傳與經傳所引

有文異而有益於經有文異而無益於經有

文異而音同有文異而義同才老所述者今

不復着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古文定作正開

元誤作定晁景舜讓于德弗嗣班固典引作

不台史記自序唐堯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

史記作來始滑漢書作七始詠忽又或作習

若璫指當作天寶後并同

鄭康成大傳大誥曰民儀有十夫王莽作大

儀九萬夫又康誥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

俊德今無俊字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

漢歷志作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是

旦冬至高宗亮陰禮記作諒闇注讀為漢五

行志作涼陰大傳作梁闇予若觀火周禮注

謂今燕俗名湯熱為觀微子我其發出狂史

記宋世家狂作往注引鄭康成曰我其起作

出往也君奭天難謀王莽傳作天應棊謀欽

明文思安安考靈耀作晏晏鄭氏注寬容覆

漢書卷之九十四  
禮記卷之九十四  
禮記卷之九十四

已開卷三

五



顯志賦思唐虞之晏、第五倫上疏體晏、之姿無逸肆高宗之享

國五十有九年石經曰肆高宗之享國百年

漢杜欽亦曰高宗享百年之壽費誓說文作

紫誓史記作勝大傳作鮮趙作狝刑以詰四方

周禮注云度作詳刑哀矜折獄漢于定國傳

作哀鰥哲獄大傳哀矜折獄折民惟刑漢刑法志作

憇民天齊于民俾我一日揚賜封事作假我

一日賜通桓君章句劉愷引上刑挾輕下刑

挾重說文碩畏于民岳多言也尼輒

書始二典猶詩之首二南取費秦之誓猶詩之

按漢五行志列向信皆云高宗百年陽尚書

若環按說文引五品不聽亦曰唐書其時舜典合于堯典內

大傳說堯典謂之唐傳則伏生不以是為虞書

夏小正月令時訓詳矣而堯典命羲和以數十

言盡之天官書天文志詳矣而舜典璣衡以

一言盡之叙事當以書為法堯典以日中宵

月令兩言日夜分無春秋之異

堯典日月星辰孔注謂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

會益稷日月星辰謂日月星為三辰五禮一

也孔注於舜典以為吉凶賓軍嘉於臯陶謨

則曰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



顯志賦思唐虞之晏、第無逸肆高宗之享

五倫上疏體晏、之姿國五十有九年石經曰肆高宗之享國百年

漢杜欽亦曰高宗享百年之壽費誓說文作

紫誓史記作勝大傳作鮮撫作狝刑以詰四方

周禮注云度作詳刑哀矜折獄漢于定國傳

作哀鰥哲獄矜哲獄折民惟刑漢刑法志作

憇民天齊于民俾我一日揚賜封事作假我

一日即賜通桓君章句劉愷引上刑挾輕下刑

挾重說文碩畏于民出多言也尼輒

書始二典猶詩之首二南取費秦之誓猶詩之

有魯頌

大傳說堯典謂之唐傳則伏生不以是為虞書

夏小正月令時訓詳矣而堯典命羲和以數十

言盡之天官書天文志詳矣而舜典璣衡以

一言盡之叙事當以書為法堯典以日中宵

月令兩言日夜分無春秋之異

堯典日月星辰孔注謂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

會益稷日月星辰謂日月星為三辰五禮一

也孔注於舜典以為吉凶賓軍嘉於臯陶謨

則曰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

堯典

堯典



史記索隱云春言東作夏言南為皆是耕作營  
為勸農之事孔安國強讀為訛字雖訓化解

釋紆回作今史記  
作南譌

周禮注引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虞翻云

鄭玄所注尚書古篆卯字反以為昧古大篆

卯字讀當為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為昧裴松

之謂翻言為然

宅岵夷釋文云尚書考靈耀及史記作禹鍊今

按史記堯本紀居郁夷正義郁音隅夏本紀

岵夷既畧索隱云今文尚書及帝命驗並作

禹鐵鐵字古夷薛氏曰今登州之地

四岳孔注云即上羲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

按周語太子晉曰共之從孫四岳佐禹胙國

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左傳許大岳

之胤也杜氏注謂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

若瑞按常昭國語注共工諸侯炎帝之後姜姓之當額頤氏之哀則四岳為共工從孫之神  
農之後復何疑

王典克從孔安國傳本於左氏程子解本於孟

子左氏言五教不及君臣夫婦朋友天叙有

典而遺其三焉唯孟子得之

程子謂共堯之徒及舜登庸之始側陋之人頤



史記索隱云春言東作夏言南為皆是耕作營  
為勸農之事孔安國強讀為訛字雖訓化解

釋紆回今史記作南諱

周禮注引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虞翻云

鄭玄所注尚書古篆卯字反以為昧古大篆

卯字讀當為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為昧裴松

之謂翻言為然

宅岨夷釋文云尚書考靈耀及史記作禹鍊今

按史記堯本紀居郁夷正義郁音隅夏本紀

岨夷既畧索隱云今文尚書及帝命驗並作

禹鐵鐵古夷薛氏曰今登州之地

四岳孔注云即上羲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

按周語太子晉曰共之從孫四岳佐禹胙國

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左傳許大岳

之胤也杜氏注謂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

當從周語之說迂齋云申呂齊許皆四岳之後堯讓許由亦其一也

五典克從孔安國傳本於左氏程子解本於孟

子左氏言五教不及君臣夫婦朋友天叙有

典而遺其三焉唯孟子得之

程子謂共兜之徒及舜登庸之始側陋之人頤

新編



居其上、此凶亂之人所不能堪、故其惡顯而舜誅之、韓非曰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共工

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

此可以證程子之說、韓非謂堯誅共鯀非也

范蜀公正書曰舜之五刑、流也、官也、教也、贖也、

賊也、流宥五刑者、舜制五流、以宥三苗之劓

刑、劓宮大辟也、皇王大紀之說、本諸此、而以

墨劓劓宮大辟為賊刑之科目、

書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釋文云一讀至方字

絕句、商頌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朱文公

亦以方字絕句、云楚辭天問禹降省下土方

蓋用此語、然書序已有此讀矣、

鄭康成讀舜典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登庸

二十、謂歷試二十年、

大禹謨言念哉者二、益稷言念哉者一、皆禹告

舜之辭、心者治之本、心斯須不存、治忽分焉、

共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於此見之、

臯陶曰彰厥有常吉哉、周公曰庶常吉士、召公

曰吉士吉人、帝王用人之法、一言以蔽之曰

吉、舜所舉曰元曰愷、吉德之實也、所去曰凶



吉德之反也。議論相傳，氣脉相續。在春秋時謂之善人，在西漢時謂之長者，惟吉則仁，所謂元者善之長，為天地立心者也。

傲戒無虞，繫齋解云：治安之時，危亂之萌已兆。漢宣帝渭上之朝，是年元后生成，帝新都募漢，已兆於極盛之日矣。無虞豈可不傲戒，愚謂匈奴衰而女戎興，倚伏果可畏哉。又解七旬有苗格，云舜耕歷山之時，祇見厥父，惟知已之有罪，而不見父之為頑，所以底豫及其征苗也。自省未嘗有過，而惟見苗民之作慝。

若環抄  
高素燮字

所以逆命，至班師之後，誕敷文德，無異負罪引慝之心，而遂格焉。滿損謙益，捷於影響，人心豈可以自滿哉。愚謂仲虺之誥，成湯召公之訓，武王戒其滿而自矜也。齊桓服楚，魏武得荊州，唐莊宗取汴，皆以滿失之。

九德知人之法，三俊用人之法。

禹之告舜曰：安汝止，盡天理而無人欲，得至善而止也。尹之告太甲曰：欽厥止，去人欲而復天理，求至善而止也。

虞書作服，天子自日月而下十二章，鄭康成注



周禮謂周以日月星辰畫以旌旗而冕服九章注禮記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二禮之說自相背馳魯秉周禮周魯之禮其有異乎

古文尚書及說文璪火黼黻黼黻艾軒曰黼黻黼黻當各為一物璪當為玉璪之璪圓物也意其為璪之狀而以火旁飾之火因物而後見耳考工記謂火以圓得非指璪火為一物乎鄭司農謂為圓形似火此為近之希冕謂黼黻黼黻皆從黼同謂之希冕陸德明希與

黼同蓋有由來也

鳥獸蹌蹌馬融以為筍虞七經小傳用其說書

禘傳以鳳凰來儀為簫聲之和艾軒亦曰制

器尚象

古文劄磬今文作簫左氏曰韶劄樂名也諸儒誤以簫

管解之

說文冢嫫也引虞書若丹朱冢論語冢盪舟按

書有罔水行舟語之則冢盪舟者恐即謂丹

朱若塚按冢冢并舉冢冢夏之賊臣丹朱未聞凶終比擬不當

古文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今文下畏字作威蓋



衛包所改當從古

若稽古稱堯舜禹三聖而皋陶與焉舜以天下  
遜禹禹獨推皋陶孟子論道之正傳亦曰若  
禹皋陶則見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皋陶  
為己憂子夏亦云舜舉皋陶觀於謨而見皋  
陶之學之粹也

蠻夷猾夏明刑治之而有餘四夷交侵征伐制  
之而不足虞周之德天淵矣

淮南子曰皋陶瘠而為大理此猶夔一足之說  
也皋陶陳謨賡歌謂之瘠可乎司馬公詩云

若環按舜以天下巡焉獨推皋陶此自去魏晉間晚出書大禹謨余有辨見者古  
方人疏證卷之第五十七條  
非木之言亦未必然

若環按伯益即伯翳非二人莫如子銜在山前編王氏與在山同時居址近或未必見其論著

隱云尚書謂之伯益而陳杞世家論著

後封為秦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

則伯翳非伯益矣水經注偃師九山有百蟲

將軍顯靈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字隋數帝

高陽之第二子伯益者也黃度文叔書說益  
即贖數本於此

鄭語史伯曰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

佐克者也注謂四岳之族大戴禮誥志篇虞



衛包所改當從古

若稽古稱堯舜禹三聖而皋陶與馬舜以天下  
遜禹禹獨推皋陶孟子論道之正傳亦曰若  
禹皋陶則見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皋陶  
為己憂子夏亦云舜舉皋陶觀於謨而見皋  
陶之學之粹也

蠻夷猾夏明刑治之而有餘四夷交侵征伐制  
之而不足虞周之德天淵矣

淮南子曰皋陶瘠而為大理此猶夔一足之說  
也皋陶陳謨賡歌謂之瘠可乎司馬公詩云

法官由來少和泰皋陶之面如削瓜然荀子  
非相之言亦未必然

史記秦本紀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為栢翳索

隱云尚書謂之伯益而陳杞世家謂伯翳之  
後封為秦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

則伯翳非伯益矣水經注偃師九山有百蟲  
將軍顯靈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字隴叟帝

高陽之第二子伯益者也黃度文叔書說益  
即隴叟本於此

鄭語史伯曰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

佐堯者也注謂四岳之族大戴禮誥志篇虞

水經注卷之八



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其史記歷書引之而

歷為昔在古歷百草摧與瑞雉無釋為百草奮興神規先澤

呂氏春秋云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

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為樂正乃命刑

重黎即羲和也楚語克育重黎之後重黎舉夔見於此

漢董賢冊文言允執其中蕭咸謂此克禪舜之

文非三公故事班固筆之於史矣而固紀竇

憲之功曰納于大麓惟清緝熙其諛甚於董

賢之冊當憲氣蹤方張有議欲拜之伏稱萬

歲者微韓稜正色則無君之惡肆矣此固所

以文姦言而無忌憚也倪正父駁昆命元龜

之詞有以之

若環按昆命元龜乃史跡遠拜右相制詞倪思時知福州讀羸類以為用舜為揖遜之文請貼改五行大旨言以才克為次法筆以生妻為次五

德鄒衍以相勝為義劉向以相生為義

柔而立無立為懦柔惠且直不直為諂柔嘉維

則失其則非嘉也

賈誼書君道篇引書曰大道直直其去身不遠

人皆有之舜獨以之此逸書也

禹貢釋文周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

地布九州隋唐志無此書太平御覽引太一



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其史記歷書引之而

歷為昔在古歷百草摧與瑞雉無釋為百草奮興神規先澤

呂氏春秋云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

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為樂正乃命刑

重黎即義和也楚語克育重黎之後重黎舉夔見於此

漢董賢冊文言允執其中蕭咸謂此克禪舜之

文非三公故事班固筆之於史矣而固紀竇

憲之功曰納于大麓惟清緝熙其諛甚於董

賢之冊當憲氣縱方張有議欲拜之伏稱萬

歲者微韓稜正色則無君之惡肆矣此固所

以文姦言而無忌憚也倪正父駁昆命元龜之制有以也夫

五行大禹謨以相克為次洪範以生數為次五

德鄒衍以相勝為義劉向以相生為義

柔而立無立為懦柔惠且直不直為諂柔嘉維

則失其則非嘉也

賈誼書君道篇引書曰大道直直其去身不遠

人皆有之舜獨以之此逸書也

禹貢釋文周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

地布九州隋唐志無此書太平御覽引太一

新附卷三



式占周公城名錄有此三句夾漈通志藝文略周公城名錄一卷城職字相似恐傳寫之誤世說注云推周公城錄冶城宜是金陵本里抱朴子內篇登涉引周公城名錄大傳曰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注謂四章皆歌禹之功所謂九叙惟歌九德之歌於此可攷

說文引虞書曰仁閔覆下則稱昊昊天蓋虞書說也

豫州滎波既豬古文云滎嶠既都職方氏豫州其浸波漾鄭注云波讀為播禹貢曰滎播既

都賈公彥疏云禹貢有播水無波然則漢唐

書本皆作滎播也史記夏本紀作播音波

史記引禹貢二百里任國書男邦孔注男任王也

莽封王氏女皆為任注任充也男服也字蓋通用

揚州汭于江海達于淮泗東坡書傳云吳王夫

差闕溝通水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則無

之愚按吳之通水有二馬左氏傳哀九年吳

城邗溝通江淮注云今廣陵韓江此自江入淮之道

也吳語夫差起師北征闕為深溝於商魯之



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  
左氏傳哀十三年會黃池。注云：陳留封丘縣。此自淮入沂之道也。初，據此句從。  
百川東注，弱水獨西，故洪範弱為六極，弱與柔

異，柔如漢文帝，弱如元帝。

過九江，至于東陵，曾彥和謂東陵今之巴陵，余

按史記正義岳州有巴陵，蓋是東陵。曾說本

此。

朔南暨為句，下云聲教訖于四海。史記注本如此。

說苑子貢曰：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

是脩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莊子謂禹攻有

扈國為虛，厲皆與書。異楚辭天問云：該秉季

德，厥父是臧，胡終斃于有扈。牧夫牛羊，又云

有扈牧豎，豎云何而逢擊，沐先出其命，何從古

事茫昧不可考矣。呂氏春秋曰：夏后相與有

扈戰于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

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

薄而不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

味，琴瑟不張，鍾鼓不脩，子女不飾，親親長長

尊賢使能，暮年而有扈氏服。愚謂伐扈戰甘

者，夏后啓也。誤以為相，然其事可以補夏書



之關

甘誓予則孥戮汝孔傳謂辱及汝子王莽傳作  
奴顏注謂戮之以為奴也恭誓云囚奴正士  
豈及予之謂乎

蔡邕銘論殷湯有甘誓之勒

五子之歌其二章皆述禹之訓蔡氏自予視天  
下以後謂予五子自稱也然予臨兆民之語  
恐非五子自稱

周語單穆公引夏書曰關石蘇均王府則有常  
昭注云逸書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

言征賦調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曰關衡  
也時未見古文故云逸書左思魏都賦關石  
之所和均財賦之所底慎蓋亦用常說李善  
引賈逵國語注曰關通也孔安國謂金鐵曰  
石未詳

左氏傳夏有觀扈漢東郡有畔觀縣今開德楚

語士疊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  
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  
有姦子常昭注曰謂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  
觀洛汭之地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



于洛汭水經注亦云太康弟曰五觀愚謂五子述大禹之戒作歌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豈朱均管蔡之比常氏說非也

史記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索隱云一作借從先王居故作帝借

史記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豈孔壁逸篇太史公亦見之乎後有

若璠按補湯征乃白居易文載尚古文疏證卷五第百二十七條

辰弗集于房大衍曆議云新曆仲康五年癸巳

若璠按以授時三書二曆推美仲康即位當在壬戌乃五月丁亥朔日食小食於厥朝也食在東井六月非房宿在位十三年中惟四年九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却與經文曆序位四海不合且食在辰末辰亦非房宿在位此出晉魏罔晚出書璠征篇義和五年丙寅與曆不同

君子之去留國之存亡繫焉故夏書終於汝鳩

汝方商書終於微子

湯誓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孔安國以為古之

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者權以脅之

使勿犯酒誥予其殺安國以為擇罪重者而

殺之呂居仁謂安國能明聖人未盡之意實



于洛汭水經注亦云太康弟曰五觀愚謂五子述大禹之戒作歌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豈朱均管蔡之比常氏說非也

史記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索隱云一作借從先王居故作帝借

史記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豈孔辟逸篇太史公亦見之乎後有

若

補湯征者蓋未之考

辰弗集于房大衍曆議云新曆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蝕在房二度按皇極經世仲康元年壬戌征羲和五年丙寅與曆不同君子之去留國之存亡繫焉故夏書終於汝鳩汝方商書終於微子

湯誓子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孔安國以為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者權以脅之使勿犯酒誥予其殺安國以為擇罪重者而殺之呂居仁謂安國能明聖人未盡之意實



有大功於聖人者

鄭康成注禹貢九河云齊桓公塞之同為一詩正義云不知所出何書愚按書正義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闕八流以自廣鄭蓋據此文九峯蔡氏曰曲防齊之所禁塞河非桓公所為也

鄭康成書注間見於疏義如作服十二章州十二師孔注皆所不及

呂氏春秋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

之長可以生謀又曰仲虺有言曰諸侯之德能自為取師者王能自為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已者亡又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其咎異如此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皆見於商書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也亦見於商頌孔子之傳有自來矣

孟子云伊尹萊朱注萊朱亦湯賢臣一曰仲虺



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為湯左相是則伊尹為右相唐宰相世系表仲虺為湯左相臣虓祖已皆其胄裔也未詳

孔安國謂湯始改正朔鄭康成謂自古改正朔

葉少蘊云甘誓已言三正則子丑寅迭以為

正者尚矣爰革夏正林少穎謂革正之事古未嘗有蓋始於湯而武王因之

漢律歷志引伊訓伊尹祀于先王誕育有牧方

明說者謂祀先王于方明朱文公曰方當作

乃即所謂乃明言烈祖之成德若據按此亦有詳見尚書古文疏證卷第一第六條

鄭康成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

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為之臣乃謀徙居

湯舊都上篇是盤庚為臣時事中篇下篇是

盤庚為君時事正義以為謬妄書禘傳云鄭

大儒必有所據而言

書序祖乙圮于耿孔氏注云圮於相遷於耿殷

本紀謂祖乙遷于邢皇極經世祖乙踐位圮

于耿徙居邢蓋從史記以書序考之孔氏以

圮于耿為圮於相恐未通蘇氏書傳云祖乙

圮于耿盤庚不得不遷以經世紀年攷之祖

乙以乙未踐位後有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



甲而後盤庚立曾祖乙盤庚之立以己亥自祖  
 乙之踐位至此一百二十五年若謂民蕩析離  
 居因耿之圮不應如是之久也當闕所疑  
 盤庚之遷也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消息盈  
 虛之運哲王其知之矣唐朱朴議遷都以觀  
 天地興衰為言謂關中文物奢侈皆極焉已  
 盛而衰難可興矣而以襄鄧為建都極選陳  
 同父上書孝廟亦謂錢塘山川之氣發泄無  
 餘而以荆襄為進取之機其言與朴畧同朴  
 不足道也豈亦有聞於氣運之說乎

大傳引盤庚若德明哉湯任父言早應言皆古  
 文所無

論語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孔安國注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疏云尚  
 書湯誓無此文而湯誥有之又與此小異唯  
 墨子引湯誓其辭與此正同若璩詳按見尚書古文  
 疏證卷之第十九條

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尔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漢昭烈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  
 為蓋得此意

桑穀之祥大戊問伊陟韓詩外傳以為穀生湯



之廷三日而大拱湯問伊尹誤也漢五行志  
劉向以為殷道既衰高宗承故而起怠於政  
事故桑穀之異見又誤也書大傳謂武丁之  
時先王道虧刑罰犯桑穀俱生于朝武丁問  
諸祖已劉向蓋襲大傳之誤

若璩按說苑記于太戊世又記於武丁世

說築傳巖之野吳氏禪傳蔡氏集傳以築為居  
愚按孟子曰傳說舉於版築之間當從古注

傳巖在陝州平陸縣北

魯語展禽曰上甲散能中終皆也商人報焉孔

若璩按孔叢子真偽書朱子所引白撰出所引亦乃展禽語耳

書子引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蓋逸書也

若璩按昌氏春秋高同

學立志而後成遜志而後得立志剛也遜志柔

也

西伯戡黎孔注云文王貌雖事紂內秉王心豈

知文王之心哉文王之德之純心與貌異乎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商都朝歌黎在上黨壺關

乃河朔險要之地朝歌之西境密邇王畿黎

亡則商震矣故武王渡孟津莫之或禦周以

商墟封衛狄人迫逐黎侯衛為方伯連率不

能救而式微旄丘之詩作唇亡齒寒衛終為

狄所滅衛之亡猶商之亡也秦拔上黨而韓



之廷三日而大拱湯問伊尹誤也漢五行志  
 劉向以為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怠於政  
 事故桑穀之異見又誤也書大傳謂武丁之  
 時先王道虧刑罰犯桑穀俱生于朝武丁問  
 諸祖已劉向蓋襲大傳之誤若璩按說苑記于太戊世又記於武丁世  
 說築傅巖之野吳氏禘傳蔡氏集傳以築為居  
 愚按孟子曰傳說舉於版築之間當從古注

傅巖在陝州平陸縣北

魯語展禽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孔  
 叢子引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益逸書也

若璩按昌氏春秋高

學立志而後成遜志而後得立志剛也遜志柔  
 也

西伯戡黎孔注云文王貌雖事紂內秉王心豈  
 知文王之心哉文王之德之純心與貌異乎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商都朝歌黎在上黨壺關  
 乃河朔險要之地朝歌之西境密邇王畿黎  
 亡則商震矣故武王渡孟津莫之或禦周以  
 商墟封衛狄人迫逐黎侯衛為方伯連率不  
 能救而式微旒丘之詩作唇亡齒寒衛終為  
 狄所滅衛之亡猶商之亡也秦拔上黨而韓



趙危唐平澤潞而三鎮服形勢其可忽哉  
恭誓古文作大誓孔氏注大會以誓衆晁氏曰

開元間衛包定今文始作泰或以交泰為說

真燕書哉或說謂新經以泰為否泰之泰紂時上下不交天下無邦武王大會

諸侯非經意也傾紂大誓與大誥同音非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安國注言雖有管蔡為

周親不如箕子微子之仁人與注尚書異書

云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若環按辨亦見尚書古文

論語釋文子有亂十人左傳叔孫穆子亦曰武

王有亂十人劉原父謂子無臣母之理婦人

若環按今左傳有臣字

若環按地理之序莫妙于目驗趙充國固言百閉不見宿威滅子書吾嘗游學周秦之

都往來充縣之域其也

蓋善也

然本無臣字

舊說不

必吾嘗游學周秦之

左氏傳曰太伯不從楚辭天問曰叔旦不嘉與

夷齊之心一也此武所以未盡善

武成式商容閭正義引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

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

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

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

曰非也視其為人虎視而鷹趾當敵將衆威

怒自信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

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



趙危唐平澤潞而三鎮服形勢其可忽哉

泰誓古文作大誓孔氏注大會以誓衆晁氏曰

開元間衛包定今文始作泰或以交泰為說

真燕書哉或說謂新經以下無邦武王大會

諸侯非經意也大誓與大誥同音非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安國注言雖有管蔡為

周親不如箕子微子之仁人與注尚書異書

云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若璩按辨亦見尚書古文

論語釋文子有亂十人左傳叔孫穆子亦曰武

王有亂十人劉原父謂子無臣母之理婦人

若璩按今左傳有臣字

蓋邑姜也然本無臣字舊說不必改

左氏傳曰太伯不從楚辭天問曰叔旦不嘉與

夷齊之心一也此武所以未盡善

武成式商容閭正義引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

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

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

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

曰非也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衆威

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

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



也視其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  
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知之見武王至  
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  
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愚  
按韓詩外傳云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  
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  
立為天子欲以為三公商容辭曰吾嘗馮於  
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  
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固辭不受命  
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

子哉去素餐遠矣史記燕王遣樂間書曰紂  
之時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樂記釋  
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鄭注乃謂  
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  
居蓋成康不見古文武成故以容為禮樂張  
良云武王入殷表商容閭史記周紀云表商  
容之閭皆與書合

顏師古刊謬正俗云武成序往伐歸獸當依翼  
字費誓序東郊不開案說文及古今字詁闕  
古闕字闕訓開故孔氏釋云東郊不開不得



徑讀闢為開愚按古文尚書師古之說是也  
虞翻謂分北三苗北古別字

大傳洪範曰不叶于極不麗于咎母侮矜寡而  
畏高明史記宋世家亦云母侮鰥寡

周禮太卜注引洪範曰雨曰濟曰圉曰蠹曰尅  
詩齊子豈弟箋古文尚書以弟為圉正義云

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圉注云圉者色澤  
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圉賈逵以今文校

之定以為圉鄭依賈氏所奏說文引書圉圉  
今按圉即洪範曰古文尚書曰渙曰圉與周

禮注同

詩或聖或否或哲或謀或肅或艾莊子天有六

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

治成德備皆為洪範之學

曾子固奏疏曰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

無間而要其所以為始者思也大學所以誠

意正心脩身治其國家天下而要其所以為

始者致其知也正其本者在得之於心而已

得之於心者其術非他學焉而已矣古之人

自可欲之善而充之至於不可知之神自十



五之學而積之至於從心不踰矩豈他道哉  
由是而已矣二程子以前告君未有及此者  
韓非謂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  
王之指無或作惡從王之路蓋述洪範之言  
而失之也

天命有德天討有罪故無作好惡惟天聰明惟  
聖時憲故無作聰明以天之德行天之權故  
惟辟作福威

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史記正義尸子云  
巢伯來朝注云南方之遠國正義謂南巢李杞

解曰成湯放桀于南巢巢人納之意者終商  
之世義不朝商乎誠如是亦足以見巢之忠  
商之盛德也矣商亡而周興於是巢始來朝其  
說美矣然無所據

金縢之書其異說有二焉魯世家云周公卒後  
秋未獲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  
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梅福傳云  
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  
著災此皆尚書大傳之說蓋伏生不見古文  
故也蒙恬傳云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



以沉於河、乃書而藏之記府、及王能治國有  
賊臣言周公欲為亂、周公走而奔於楚、成王  
觀於記府、得周公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  
旦欲為亂乎、此又以武王有疾為成王索隱  
若環按不知出何本索隱括括引曰曰可於而孫可免言非指成王事王氏六微讀錯按何如

若環按約集傳及通鑑外紀引尚書大傳未集通鑑外紀引尚書大傳

我之弗辟、朱文公謂當從鄭氏以辟為避  
武成惟九年大統未集、通鑑外紀引尚書大傳

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帝王世紀、文王  
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更為受命之元年  
周書文傳、文王受命九年、時為莫春、在錫召  
太子發、按史記秦惠王十四年、更為元年、汲  
冢紀年、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或  
有因於古也

若環按九年大統未集即受命改元之妄說也  
詳見尚書古文疏證卷之第二十六條

文公賞雍季以義、而不以謀、襄子賞高共以禮  
而不以功、故曰崇德報功

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史記以丕為負  
索隱引鄭玄曰丕讀曰負、隗囂移檄曰庶無



武成惟九年大統未集通鑑外紀引尚書大傳

以沉於河，乃書而藏之。記府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欲為亂，周公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此又以武王有疾為成王索隱曰：不知出何書。魯世家亦與恬傳同。譙周云：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南軒曰：至誠可以回造化。若金縢策祝之辭，則不無妄傳者。我之弗辟，朱文公謂當從鄭氏以辟為避。武成惟九年大統未集，通鑑外紀引尚書大傳。

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帝王世紀。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更為受命之元年。周書文傳：文王受命九年，時為莫春，在錫召太子發。按史記：秦惠王十四年，更為元年。汲冢紀年：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或有因於古也。若據按九年大統未集，即受命改元之妄說也。詳見尚書古文疏證卷之第二十六條。

文公賞雍季，以義而不以謀。襄子賞高共，以禮而不以功。故曰：崇德報功。

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史記，以丕為負。索隱引鄭玄曰：丕讀曰負。隗囂移檄曰：庶無



負子之責蓋本此晁以道解王子之責如史  
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  
子指武王也

唐叔得禾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  
禾史記以歸為餽二字通用見論語

三監孔氏謂管蔡商漢地理志殷畿內為三國  
邶鄘衛是也邶封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  
尹之以監殷民唯鄭康成以三監為管蔡霍  
蘇氏從孔說林氏蔡氏從鄭說三亳孔氏謂  
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為之立監康成云湯

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故  
言阪尹蓋東成臯南輶轅西降谷也皇甫謐  
以彖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林氏  
從鄭說呂氏若瓊按呂氏下為九所皆蔡氏以三叔為三監當有霍

叔鄭義為長

民猷有十夫子翼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周公  
以賢人卜天意史失其名不獨魯兩生也

周書作雒曰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旒父宇于東  
注云東謂衛殷鄘鄘詩譜自紂城而北謂之  
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康叔宇于殷即衛也



負子之責，蓋本此。晁以道解丕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指武王也。

唐叔得禾，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史記以歸為餽，二字通用。見論語。

三監：孔氏謂管、蔡、商，漢地理志：殷畿內為三國，邶、鄘、衛是也。邶封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唯鄭康成以三監為管、蔡、霍。蘇氏從孔說，林氏、蔡氏從鄭說。三亳：孔氏謂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為之立監。康成云：湯

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皐南輾轅，西降谷也。皇甫謐以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林氏從鄭說，曰：皇甫說。詩譜：以三叔為三監，當有霍

叔鄭義為長

民，獻有十夫，予翼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周公以賢人卜天意。史失其名，不獨魯兩生也。

周書作雒，曰：俾康叔，字于殷，俾中旻，父字于東。注云：東謂衛，殷邶，鄘。詩譜：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康叔，字于殷，即衛也。



注以殷為邶鄙非是殷地周之東故曰東征邶鄙衛皆東也康誥曰在茲東土中旄父其邶鄙之一歟顧命有南宮毛

法言謂酒誥之篇俄空焉愚按酒誥古今文皆

有之豈揚子未之見歟藝文志云劉向以中

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

一而大專引酉告曰子時酒誥僅脫一簡不同一簡者

若璩按揚雄謂酒誥一篇俄空此自雄校之時酒誥全止與劉向時酒誥僅脫一簡不同一簡者一行也注誥一行二十五字與君誥一行二十二字不同詳余考古文疏證胡肱明說

矧惟若疇圻父薄遠農父若保宏父定辟荆公以違保辟絕句朱文公以為復出諸儒之表

洛誥復子明辟荆公謂周公得卜復命於成王也漢儒居攝還政之說於是一洗矣山谷云荆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信夫

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無隱張氏以為此告者之詞云爾勸汝執而盡殺之也汝當思之曰是商之諸臣化紂為淫酒者而可遽殺乎亦姑惟教之而已若不教而使陷于罪是亦我殺之也周公戒康叔皆止殺之詞柰何以為勸哉愚謂此說得忠厚之意



注以殷為邶鄙非是殷地周之東故曰東征  
邶鄙皆東也康誥曰在茲東土中旄父其  
邶鄙之一歟顧命有  
南宮毛

法言謂酒誥之篇俄空焉愚按酒誥古今文皆  
有之豈揚子未之見歟藝文志云劉向以中  
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  
一而大傳引酒誥曰王曰封唯曰若圭璧今  
無此句豈即脫簡歟

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荆公  
以違保辟絕句朱文公以為夏出諸儒之表

洛誥復子明辟荆公謂周公得卜復命於成  
王也漢儒居攝還政之說於是洗矣山谷  
云荆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信夫

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  
殺無隱張氏以為此告者之詞云爾勸汝執  
而盡殺之也汝當思之曰是商之諸臣化紂  
為淫酒者而可遽殺乎亦姑惟教之而已若  
不教而使陷于罪是亦我殺之也周公戒康  
叔皆止殺之詞柰何以為勸哉愚謂此說得  
忠厚之意



梓材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周封建諸侯  
 與大家巨室共守之以為社稷之鎮九兩所  
 謂宗以族得民公劉之雅所謂君之宗之此  
 封建之根本也魯之封有六族焉衛之封有  
 七族焉唐之封有九宗五正焉皆所以係人  
 心維國勢不特諸侯為然周公作皇門之書  
 曰維其有大門宗子茂揚肅德勤王國王家  
 乃方求論擇元聖武夫羞于王所咸獻言助  
 王恭明祀較明刑用能承天嘏命先人神祇  
 報職用休俾嗣在王家萬子孫用末被先王

之靈光然則王室之不壞緊大門宗子是賴  
 自封建之法廢國如木之無根其亡也忽焉  
 若璠按書中候云看極伯曷一統以自居為傳謂此極公以是尋好祗其  
 矣矣矣丘五命以仍本祗矣躬自犯者多矣矣矣有于河有師保氏之教外

有外庶子之訓國子之賢者命之導訓諸侯  
 若魯孝公是也使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  
 果敢者諗之鎮靖者脩之若晉公族大夫是  
 也教行而俗美然後托以安危存亡之寄而  
 國有與立矣  
 商之澤深矣周既剪商歷三紀而民思商不衰  
 攷之周書梓材謂之迷民召誥謂之讎民不



梓材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周封建諸侯  
 與大家巨室共守之以為社稷之鎮九兩所  
 謂宗以族得民公劉之雅所謂君之宗之此  
 封建之根本也魯之封有六族焉衛之封有  
 七族焉唐之封有九宗五正焉皆所以係人  
 心維國勢不特諸侯為然周公作皇門之書  
 曰維其有大門宗子茂揚肅德勤王國王家  
 乃方求論擇元聖武夫羞于王所咸獻言助  
 王恭明祀較明刑用能承天嘏命先人神祇  
 報職用休俾嗣在王家萬子孫用末被先王

之靈光然則王室之不壞緊大門宗子是賴  
 自封建之法廢國如木之無根其亡也忽焉  
 然古者世臣必有家學內有師保氏之教外  
 有外庶子之訓國子之賢者命之導訓諸侯  
 若魯孝公是也使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  
 果敢者諗之鎮靖者脩之若晉公族大夫是  
 也教行而俗美然後托以安危存亡之寄而  
 國有與立矣

商之澤深矣周既剪商歷三紀而民思商不衰  
 攷之周書梓材謂之迷民召誥謂之懼民不

此句與前句  
 相照應



敢有忿疾之心焉蓋皆商之忠臣義士也至  
畢命始謂之頑民然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  
士兢兢不敢忽也孔子刪詩存邶鄘於風繫  
商於頌吁商之澤深矣

召誥正義引周書月令云三日粵朏漢律歷志  
引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顏注謂說月之  
光采愚以書正義攷之采字疑當作令

婁敬曰成王即位周公營成周以為此天下中  
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呂氏春秋南  
宮括曰成王定成周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

于成周惟予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  
易得而誅也說苑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  
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  
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  
無難得也三說大意畧同

周公為師召公為保鄭康成不見周官之篇以  
師保為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師氏保氏

序云聖賢若璩按周官出晚出書二十五篇內康成  
兼此官何由得見其實周官從漢百官公卿表來

禮記文王世子注謂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  
也兩注自不同



有若散宜生孔氏傳云散氏宜生名愚按漢書

古今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女當以散宜為

氏若璩按大戴禮記帝系篇堯娶于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

多方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大傳云古者十稅

一多于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

謂之大貊小貊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

故書曰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古今文之異

如此

無逸大傳作毋逸母者禁止之辭其義尤切

無逸中宗高宗祖甲文王之享國以在位言呂

刑穆王享國百年以壽數言

祖甲孔安國王肅云湯孫太甲也馬融鄭玄云

武丁子帝甲也書正義以鄭為妄史記正義

按帝王年代曆帝甲十六年太甲三十三年

明王孔說是王肅云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

後有過蔡氏書傳從鄭說謂非太甲按邵子

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

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令亦不以太甲為祖

甲若璩按蔡傳謂祖甲非太甲尤快在批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后次第而按孝之前祖甲之非太甲也明甚

無逸多言不敢孝經亦多言不敢克舜之兢業



曾子之戰兢皆所以存此心也

天命自度天與我一自作元命我與天一

民之疾苦常在目故曰顧畏于民若天之監臨

常在目故曰顧畏天之明命

文王因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司馬公曰人君

急於知人緩於知事愚謂漢宣帝綜核名實

非不明也而不能知弘石之姦唐宣宗挾摛

細微非不察也而不能知令狐綯之佞明於

小而闇於大也故堯舜之知不徧物而急先

務

觀蔡仲之命知周所以興觀中山靜王之對知

漢之所以亡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方且封建

親戚以蕃屏周漢懲七國之難抑損諸侯以

成外戚之篡心有公私之殊而國之興亡決

焉

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見坊記注它無所攷

傳有凡蔣邢茅胙祭豈君陳其一人歟凡伯

祭公謀父皆周公之裔世有人焉家學之傳

遠矣

若環按禮記疏引鄭康成作詩譜曰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今詩譜無伯禽君陳字

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鄭注周之近郊五十里



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鄭以目驗知之儀禮  
 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先儒  
 謂成王失言蓋將順其美善則稱君固事君  
 之法然君不可以是告其臣順之一字其弊  
 為諛有善歸主李斯所以亡秦也曾是以為  
 良顯乎闇慢之君誦斯言則歸過求名之疑

若璠按此古文疏證云君陳此六摺引于坊記安知當日非大小臣互相告戒了詞未必為君告臣只係晚出故作成王之寃于是且于任年矣試看下文取証太甚此語為全子之言則取証君陳亦亦為人臣之言例可知詳卷二第廿七條

推誠以待士則樂氏之勇亦子之勇用賢以及  
 民則田單之善亦王之善故曰有容德乃大

史伯論周之敝曰去和而取同與晏子之論齊  
 子思之論衛一也西漢之亡亦以羣臣同聲  
 故曰庶言同則繹

周官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黜陟明而後  
 封建定柳子謂天子不得變其君殆未考周  
 制也

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  
 儒以為禮之變蘇氏以為失禮朱文公謂天  
 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  
 之學之語如伊訓元祀十二月朔奉鬯王祗



君陳  
禮記卷三  
禮記卷三

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鄭以目驗知之儀禮  
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先儒  
謂成王失言蓋將順其美善則稱君固事君  
之法然君不可以是告其臣順之一字其弊  
為諛有善歸主李斯所以亡秦也曾是以為  
良顯乎闇慢之君誦斯言則歸過求名之疑  
不可解矣承弼昭事稱文武而不及成王其  
有以夫  
推誠以待士則樂氏之勇亦子之勇用賢以及  
民則田單之善亦王之善故曰有容德乃大

史伯論周之故曰去和而取同與晏子之論齊  
子思之論衛一也西漢之亡亦以羣臣同聲  
故曰庶言同則繹

周官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黜陟明而後  
封建定抑子謂天子不得變其君殆未考周  
制也

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  
儒以為禮之變蘇氏以為失禮朱文公謂天  
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  
之學之語如伊訓元祀十二月朔奉鬯王祗



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即位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也蔡氏書傳取蘇氏而不用文公之說愚觀孝宗初上太上帝后尊號有欲俟欽宗服除奉冊者林黃中義唐憲宗上順宗冊在德宗服中謂行禮若環按詔美名似凡普州人時官禮部員外郎無害第儀等而不作可也劉韶美議曰唐自

武德以來皆用易月之制既葬之後謂之無若環按是禘也彼亦是羅在者曰是正正一曰是禮三年之喪越俾而行事其有如此一也夫却中衣冕大裘則三年之喪既成服素有時釋之而即吉矣安顧命見於後世其冕服多嗟乎謂三年之喪既成服或釋之而即吉之而勢不行也于是乎以易月之制起謂之制不忍教刻之煙而處終身之痛不知其可也君子心是知制也銘顧命之也

漢唐冊禮乃一時答問未為定說也

史記周紀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書

序缺公字

畢命一篇以風俗為本殷民既化其效見於東遷之後盟向之民不肯歸鄭陽樊之民不肯從晉及其末也周民東亡而不肯事秦王化之入人深矣唐賈至議取士以安史之亂為鑒謂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生焉蓋國之存亡在風俗四維不張而秦歷促恥尚失所而晉祚覆至其







知本之言哉

周之興也商民後革百年化之而不足周之衰也衛風先變一日移之而有餘

雖收放心閑之維難孟子求放心之說也繩愆

糾謬格其非心孟子格君心之說也

衛石碯以義厲一國而甯蘧之類萃焉晉趙衰

以遜化一國而知范之賢繼焉故曰樹之風

聲

齊大史之守官尚父之德遠矣魯宗人之守禮

周孔之澤深矣故曰惟德惟義時乃大訓

皇帝始見于呂刑趙岐注孟子引甫刑曰帝清

問下民無皇字然岐以帝為天則非

兵以恭行天討謂之天吏刑以具嚴天威謂之

若環按盧六以孔君帝堯以證非皇字

中說薛叔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阮逸注云

元命包易書也愚按春秋緯有元命包易書

有元命包薛叔蓋謂自作元命其言見于呂

刑阮注誤矣

張子韶書說於君牙問命文侯之命其言峻厲

激發讀之使人憤慨其有感於靖康之變乎



知本之言哉

周之興也商民後革百年化之而不足周之衰也衛風先變一日移之而有餘

雖叔放心閑之維難孟子求放心之說也繩愆

糾謬格其非心孟子格君心之說也

衛石碻以義厲一國而甯遠之類萃焉晉趙衰

以遜化一國而知范之賢繼焉故曰樹之風

聲

齊大史之守官尚父之德遠矣魯宗人之守禮

周孔之澤深矣故曰惟德惟義時乃大訓

皇帝始見于呂刑趙岐注孟子引甫刑曰帝清

問下民無皇字然岐以帝為天則非

兵以恭行天討謂之天吏刑以具嚴天威謂之

天牧

中說薛叔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于阮逸注云

元命包易書也愚按春秋緯有元命包易書

有元命包薛叔蓋謂自作元命其言見于呂

刑阮注誤矣

張子韶書說於君牙問命文侯之命其言峻厲

激發讀之使人憤慨其有感於靖康之變乎



胡文定春秋傳於夫椒之事亦致意焉朱子詩傳其說王風揚之水亦然

子夏問金革之事無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鄭注云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紫誓後世起復者皆以伯禽藉口嘗考書多方王來自奄孔注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魯世家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苜反淮夷徐戎並興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彤作彤誓據此則伯禽征淮徐在周

公未沒之時非居喪即戎也左傳殺之後晉始墨若伯禽行之則晉不言始矣記禮之言

恐非謂費誓也

若環按孔穎達疏記伯禽卒哭者為母喪也時周公猶在

魏觴諸侯於范臺魯共公舉觴擇言以酒味色臺池為戒漢高帝園魯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周公伯禽之化歷戰國秦楚猶一日也

周益公謂文苑英華賦多用自來非讀秦誓正義安知今之云字乃負之省文愚按漢書常孟諫詩顏師古注引秦誓雖則負然作古文



文心雕龍云書標七觀孔子曰六誓可以觀義

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洪範可以觀

度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

以觀美見大傳孔叢子云帝典觀美大禹謨

秦誓觀義此其畧畧異者也

春秋時卻缺之言九功九歌穆姜之言元亨利

貞子服惠伯之言黃裳元吉叔向之言昊天

有成命單穆公之言早鹿叔孫穆子之言鹿

鳴之三成鱗之言皇矣之雅閔馬父之言商

那之頌左史倚相之言懿戒觀射父之言重

黎白公子張之言說命其有功於經學在漢

儒訓誥之先蓋自遼任史佚以來統緒相承

氣脉未嘗絕也

顏氏家訓云王粲集中難鄭玄尚書事今僅見

於唐元行冲釋疑王粲曰世稱伊雒以東淮

言先儒多闕鄭氏道脩祭竊嗟怪因求所學

得尚書注退思其意意皆盡矣所疑猶未論

官師相規注謂官衆左傳官師從單靖公注天

子官師非卿也漢賈誼傳官師小吏注云一

官之長愚謂漢注得之周官皆有師



王景文謂文章根本在六經張安國欲記考古  
圖曰宜用顧命游廬山序所歷曰當用禹貢  
伊尹之始終書序備矣陸士衡豪士賦序伊生  
抱明允以嬰戮蓋惑於汲冢紀年之妄說也  
皇甫謐云伊尹百有餘歲應劭云周公年九  
十九王充論衡云召公百八十故趙岐注孟  
子云壽若召公

呂氏春秋孝行覽云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  
不孝注商湯所制法也三刑其煩簡可見  
周禮大司馬注引書曰前師乃鼓鼗譟䟽謂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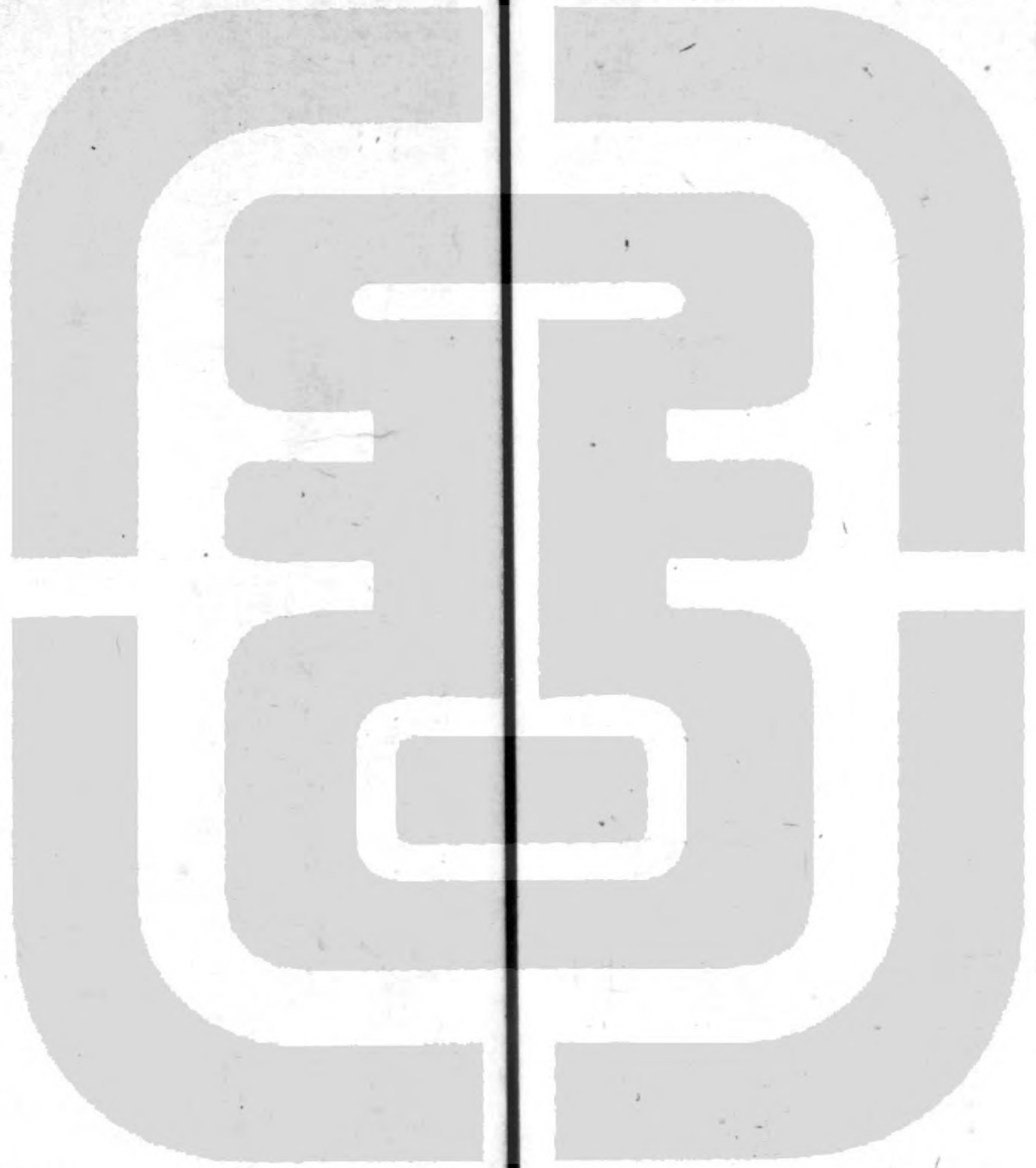
按于室法

若璠按嘗謂三代以下之天下非孟子法之乃首師法之何則孟子法先王首師法後王只視文  
獻通攷序發端便引荀子曰視聖王之跡則于其繁然者矣後王是也明太祖序其大誥旨  
俗儒多是古非今好更常舞戲弄法漏者室非孝斯之徒也乎



新編卷三

三



新編卷三

三



傳說武王伐紂時事

二禮疏引書傳畧說皆書大傳也

洪範五者來備史記云五是來備荀爽謂之五

豳李雲謂之五氏傳習之差如此近於郢書

燕說矣

若璩按今本仍者字

土氣為風、水氣為雨、箕屬東方木克土、土為妃

故好風畢屬西方金克木、木為妃故好雨此

鄭康成說也、吳仁傑謂易以坎為水、北方之

卦、又曰雨以潤之、則雨屬水、漢志軫星亦好

雨

若璩按漢天文志及史天官書并云軫為車、王風蓋軫車之象、與同位為風車動疾行似之、無好雨之說、云好雨者、蔡傳也、蔡傳詎足信與

五福不言貴而言富、先王之制、貴者始富、賤者



不富也

趙歧注孟子不見古文以其助上帝寵之斷句

又我武惟揚注云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太

誓也又帝使其子九男二女注云堯典曰釐

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

逸書有舜典之叙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

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又不及首以政接於

有庠謂皆逸篇之辭又引書禹若環按說見尚書古文

葛伯仇餉非孟子詳述其事則異說不勝其繁

矣孟子之不可強通者也可改

若環按先師吳大易先生問余五福字其說字對曰未也先生曰蓋福乃人受享之物古者有一命則有不命之責任其與否與不仇考與食凡不獲其所者與安是以終身受享其憂之域而不皇暇其在位也必稱肩重負及去位也必重釋其重負以生若後世之貴者以位為榮雖享其五福中不亦有貴此論甚精

若環按鄭康成註禮記引易說未句作天之錫命疏可同名孔疏以未乙即祖乙正陽之世但宋見尚書

林少穎書說至洛語而終呂成正陽之世但宋見尚書

而始朱文公曰蘇氏傷於簡林氏傷於繁王

處氏傷於鑿呂氏傷於巧然其間儘有好

制治于未亂保邦於未危泰之極則城復于隍

既濟之極則濡其首不于其未而于其極則

無及矣

伊尹以辯言亂政戒其君盤庚以度乃口告其



不富也

趙歧注孟子不見古文以其助上帝寵之斷句  
又我武惟揚注云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太  
誓也又帝使其子九男二女注云堯典曰釐  
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  
逸書有舜典之叙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  
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又不及首以政接於  
有庫謂皆逸篇之辭又引書禹若璩按說見尚書古文  
拜讜言疏證卷二第十八條  
葛伯仇餉非孟子詳述其事則異說不勝其繁  
矣孟子之不可時強通者猶可改  
今有不可時強通者也

易乾鑿度曰易之帝乙為湯書之帝乙六世王  
名同不害以明功帝乙湯之孫也按史  
記湯至帝乙之孫也按史  
記湯至帝乙

易乾鑿度曰易之帝乙為湯書之帝乙六世王  
名同不害以明功帝乙湯之孫也按史  
記湯至帝乙之孫也按史  
記湯至帝乙  
六世王未詳唐陳正節曰殷自成湯至帝乙  
十二君其父子世六易謂十二君亦未詳乙  
林少穎書說至洛誥而終呂成公書說自洛誥  
而始朱文公曰蘇氏傷於簡林氏傷於繁王  
氏傷於鑿呂氏傷於巧然其間儘有好  
處

制治于未亂保邦於未危泰之極則城復于隍  
既濟之極則濡其首不于其未而于其極則  
無及矣  
伊尹以辯言亂政戒其君盤庚以度乃口告其



民商俗利口其敝久矣邵子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周公訓成王勿以儉人所以反商之敝也張釋之諫文帝超遷畜夫所以監秦之失也周官曰無以利口周命曰無以巧言此周之家法將相功臣少文多質安靜之吏悃悃無華此漢之家法

恭在貌敬在心書正義之說也中心為忠如心為恕詩春秋正義之說也堯舜之世名臣止任一事仲尼之門高弟皆為

一科故曰無求備於一人夫

疆恕而行思也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焉也一視同人容也顏子之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也

思言事容言德習思則至於容

式和民則順帝之則有物有則動作禮義威儀之則皆天理之自然有一定之成法聖賢傳心之學唯一則字

考農夫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故民生在勤則不匱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故君子能勞則有繼乃命三后先儒曰人心不正則入於夷狄禽獸



雖有土不得而居雖有谷不得而食故先伯  
夷而後及禹稷此說得孔子去食孟子正人  
心之意小雅盡廢其既烈於洛水四維不張  
其害惜於阻飢

周禮司刑五刑之屬二千五百穆王雖多五百  
章而輕刑增重刑減班固以周禮為中典甫  
刑為重典非也

舜臯陶曰欽曰中蘇公曰敬曰中此心法之要  
也呂刑言敬者七言中者十所謂惟克天德  
在此二字

禹有典則貽厥子孫而有盤遊無度者湯以義  
禮垂裕後昆而有顛覆典刑者是以知嗣德  
之難也宋武帝留葛燈籠麻繩拂於陰室唐  
太宗留柞木梳黑角篋於寢宮作法作儉其  
故猶侈况以侈示後乎

因岱柴而封禪因時巡而逸遊因洛書而崇飾  
符瑞因建極而雜糅邪正因享多儀而立享  
上之說塞忠諫謂之浮言錮君子謂之朋比  
慘礪少息曰威克厥愛遠衆妄動曰惟克畢  
斷其甚焉者丕之奪漢託之舜禹衍之篡齊



託之湯武、邵陵海西之廢、託之伊尹、新都之攝、臨湖之變、託之周公、侮聖人言以文、姦慝豈經之過哉。

蘇綽大誥近於莽矣、太玄所謂童牛角馬、不今不古者歟、蘇威五教、綽之遺風也。

史記秦紀繆公三十三年敗於殽、三十六年自茅津渡河、乃誓於軍、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謀、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為垂涕。曰：嗟乎！秦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書序云：敗崤、歸作誓、與史不同、邵子謂脩夫

聖者、秦穆之謂也、穆公是霸者、第一悔過自誓之言、幾於王道、此聖人所以錄於書末。

大傳太子年十八曰：孟侯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唐冊太子文云：盡謙恭於齒、曾、審、方、俗、於迎郊、愚謂孟侯見康誥謂諸侯之長、蓋方伯也、大傳說非。

漢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隋唐志繫之汲冢、然汲冢得竹簡書在晉咸寧五年、而兩漢已有周書矣、太史公引克殷、度邑、鄭康成注周



禮云周書王會備馬注儀禮云周書北唐以  
閭許叔重說文引逸周書大翰若翬雉又引  
獮有瓜而不敢以擐馬融注論語引周書月  
令皆在漢世杜元凱解左傳時汲冢書未出  
也千里百縣轡之柔矣皆以周本為據則此  
書非始出於汲冢也按晉束皙傳太康二年  
汲郡得竹書七十五篇其目不言周書

紀云  
咸寧

若據束皙傳王氏云當考余因補考一束皙傳王隱撰者曰太康元年房喬修者曰太康二年互  
異已出傳者以當日目擊者之言為據晉武帝紀本起居注杜預為左傳後序皆其取目擊者  
也言房喬修者咸寧五年冬十月有拓跋嗣知明年太康元年二月吳平預始得竹書知為二年此  
見其書也序曰初藏於秘府余晚獲見以此與情德事願得  
名題其目錄亦無周書然則繫周書於汲冢

其誤明矣

書大傳載四海河江五湖鉅野鉅定濟中孟諸  
隆谷大都之貢物此禹時也周書載伊尹為  
四方獻令此湯時也王會載八方會同各以  
其職來獻自稷慎以下其贄物二十一自義  
渠以下其贄物二十自高夷以下其贄物十  
四自摧扶以下其贄物九此成王時也愚謂  
旅獒之訓曰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珍異之  
貢恐非三代之制  
王會曰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馬堂下之



禮云周書王會備焉注儀禮云周書北唐以  
閻許叔重說文引逸周書大翰若翬雉又引  
獮有瓜而不敢以概馬融注論語引周書月  
令皆在漢世杜元凱解左傳時汲冢書未出  
也千里百縣轡之柔矣皆以周本為據則此  
書非始出於汲冢也按晉束皙傳太康二年  
汲郡得竹書七十五篇其目不言周書紀云成寧  
五年左傳後序云左傳正義引王隱晉書云  
太康元年當考竹書七十五卷六十八卷有名題七卷不可  
名題其目錄亦無周書然則繫周書於汲冢

其誤明矣

書大傳載四海河江五湖鉅野鉅定濟中孟諸  
隆谷大都之貢物此禹時也周書載伊尹為  
四方獻令此湯時也王會載八方會同各以  
其職來獻自稷慎以下其贄物二十一自義  
渠以下其贄物二十自高夷以下其贄物十  
四自摧扶以下其贄物九此成王時也愚謂  
旅獒之訓曰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珍異之  
貢恐非三代之制

王會曰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



左殷公夏公立馬唐公虞公樂記所謂祝陳也殷公夏公樂記所謂祀宋也然則却特牲云尊賢不過二代其說非矣

周書史記篇穆公王召左史戎夫取遂事之要戒言皮氏華氏夏后殷商有虞氏平林質沙三苗扈氏義渠平州林氏曲集有巢有鄒共工上衡氏南氏有果氏畢程氏陽氏穀平阪泉縣宗玄都西夏績陽有洛之亡國名多傳記所未見周書大聚篇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来亦見文子張文潛祭司馬公文冬暘夏

冰赴者爭先蓋本於此

若據按淮南主術訓云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万物歸之而莫使之然

周書謚法惟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太師望相嗣

王發既賦憲受臚于牧之野將葬乃制作謚

今所傳周書云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

建功於牧之野終葬乃制謚與六家謚法所

載不同

蓋今本缺誤文心雕龍云賦憲之謚出於此呂成公策問且以文名與

以康名閔天謚當改以尊顯

文心雕龍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夏箴見周書文

傳篇商箴見呂氏春秋名類篇

周書小武開篇周公曰在我文考順道九紀一



辰以紀日二宿以紀月三日以紀德四月以  
 紀刑五春以紀生六夏以紀長七秋以紀殺  
 八冬以紀藏九歲以紀終九紀與洪範五紀  
 相表裏文選任彦升曰不改參辰而九星仰  
 止注引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曰  
 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九星即  
 任章引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  
 必姑與之戰國策蕭何引周書曰天子不取反  
 受其咎此豈蘇秦所讀周書陰符者欤老氏  
 之言范蠡張良之謀皆出於此朱子云老子  
 若環按戰國策太公陰符之謀

見書此若環按蘇秦傳引周書曰縣不絕蔓蔓奈何毫厘不伐  
 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其真出陰符可知

三墳書無傳必犧唯易存而商高所云周天曆

度周管子所云造六沓以迎陰陽者不復見

管子輕重戊篇虞戲作造六沓以迎陰陽非  
 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  
 循六沓行陰許行為神農之言鼂錯述神農  
 陽沓字未詳

之教列子稱皇帝之書陰陽五行兵法醫方  
 皆託之農黃而大道隱矣今有山氣形之書

謂之連山歸藏坤乾元豐中毛漸得之西京  
 或云張天覺得之比陽民家非古也列子引  
 黃帝書

即老子谷若環按王元美云沓當讀如計以企有政音也  
 神不死章。辛文子号計研漢碑作沓研六一證



有言遜于汝志良之不極其隨也惟學遜志謙  
之卑以自牧也遜一也而善惡異君體剛而  
用柔臣體柔而用剛君不遜志則為唐德宗  
之疆明臣而遜言則為梁丘攄之荀同  
周人乘黎祖伊恐商受能如震上六之畏鄰戒  
則無咎矣蜀漢之亡也吳華覈詣宮門上表  
曰成都不可守社稷傾覆臣以草芥竊懷不寧  
陛下至仁必垂哀悼臣不勝忡悵之情謹拜  
表以聞吁華覈亦吳之祖伊歟  
學古入官然後能議事以制伯夷以禮折民漢

儒以春秋決獄子產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  
政學者也荀卿始為法後王之說李斯師之  
謂諸生不師今而學古太史公亦惑於流俗  
之見六國表云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  
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文帝謂卑之母  
甚高論宣帝謂俗儒好是古非今秦既亡而  
李斯之言猶行也孟子曰為政不因先王之  
道可謂智乎

舜之克艱文之無逸心也後之勤政者事為而

已



勿以儉人立政之戒也。爰辭周公所作師之上  
六既濟之九三皆曰小人勿用。

左氏傳引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洪範言  
惟十有三祀箕子不忘商也。故謂之商書陶

淵明於義熙後但書甲子亦箕子之志也。陳  
咸用漢臘亦然。

既獲仁人武所以克商也。養民以致賢人興漢  
在於一言。延攬英雄務悅民心。復漢在於一

言。

張文饒曰克之曆象蓋天法也。舜之璣衡渾天

法也。

李仁父宰相年表序曰孔子序三代之書其稱  
相者獨伊尹伊陟。傳說周公召公畢公六人

耳。若塚按書序傳說  
無相字孔傳有之耳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若沈劭之於克。張  
嶽之於稷。李湛之於義。府可謂能蓋愆矣。

刑止於五。而秋官條狼氏誓。馭曰車轅。此春秋  
時嘗有之。至秦用之。豈成周之法哉。

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亂。故以叢脞為戒。器久  
不用則蠹。政不常修則壞。故以屢省為戒。多



事非也不事事亦非也

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蘇氏雖以意言之

攷之書明于五刑以弼五教臯陶所執之法

也與之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舜所操之權也

臯陶執法于下而舜之以其權濟于上劉頌

所謂君臣之分各有所司王制曰王三又然

後制刑有又與則蘇氏之言亦有所本

格于皇天格其非心皆誠意感通而極其至事

君如事天

玩物喪志志為物所役也李文饒通犀帶賦曰

美服珍玩近於禍機虞公滅而垂棘逐壯武

殘而龍劍飛先哲所以聞義則服防患則微

經侯委珮而去宣子辭環以歸此可謂為玩物

之戒

好問則裕謂聞見廣而德有餘也中庸曰舜好

問博學之必審問之學以聚之必問以辨之

敏而好學必不耻下問老子亦云知而好問

者聖勇而好問者勝

舜咨十二牧終於難任人命九官終於聖謨說  
孔子咨為邦之間終於遠佞人一也



南豐序南齊書曰唐虞為二典者所記豈獨其  
迹邪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又曰方是時  
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  
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後山黃樓銘序云昔  
之詩人歌其政事則并其道德而傳之朱文  
公詩破斧傳云當是之時雖披堅執銳之人  
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為心而不自為一身一  
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也皆用南豐文  
法

虞之賡歌夏五子之歌此三百篇之權輿也洪

範無偏無陂至歸其有極蔡氏謂此章蓋詩  
之體使人吟咏而得其性情與周禮大師教  
以六詩同一機伊訓以三風十愆訓太甲自  
聖謨洋洋而下亦叶其音蓋欲日誦是訓如  
衛武公之抑戒也故曰詩可以興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凡兩言之或謂脫簡重出  
東觀漢記王阜為重泉令鵞鳥集學宮阜擊  
磬而舞况舜樂所感乎

湯之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武之誓曰惟  
人萬物之靈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子思所謂



天命之性孟子所謂性善淵源遠矣  
文侯之命其歸視爾師寧爾邦此覲禮所謂伯  
父無事歸寧乃邦古者待諸侯之禮如此平  
王能存西周禮文之舊而不能雪君父之讎  
恥豈知禮之本乎

洪舒于民古文作洪荼薛氏曰大為民荼毒也

宅西曰昧谷虞翻謂當為柳谷周禮注度魏明

帝時張掖柳谷口水溢涌寶石負圖即其地

也若據按隋地理志張掖即張掖縣  
註曰有大柳谷今為甘州衛

周之盛也內諸侯為伯為周召畢公之任周之

衰也外諸侯為伯為齊晉之霸三公行二伯  
之職以統諸侯則伯者安得而竊王命

我生不有命在天得之不得曰有命一為獨夫

之言一為聖人之言真文忠公曰命一也恃

焉而弗修賊乎天者也安焉而弗求樂乎天

者也此聖狂所以異

聖王畏天畏民人有畏心然後敬心生謂天不

足畏民不足畏為桀紂秦隋

詹元善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

綏厥猷惟后此即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脩道之謂教也人能知此則知觀書之要而  
無穿鑿之患矣呂成公已

治梁及岐若從古注則雍州山距冀州甚遠壺  
口大原不相涉鼎以道用水經注以為呂梁

狐岐

若璩按此余仍遵古注以為聖經之變例  
且梁山與壺口止隔一河耳不得謂甚遠

困學紀聞卷之二



